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独角兽文库第二卷
蜂鸟行动

于洪笙◎主编

上



Du Jiao Shou Wen Ku Di Er Juan
Feng Niao Xing Do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独角兽文库第二卷

DU JIAO SHOU WEN KU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蜂鸟行动

于洪笙 主编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蜂鸟行动/于洪笙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4

(独角兽文库: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第2)

ISBN 7-80171-180-7

I. 蜂…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835 号

蜂鸟行动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75 字数 367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180-7/I·116

定 价:89.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总 序

于洪笙

在世界文学长河里，也许只有侦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自己不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两个奇迹：其一，产生了一个读者不准其死去的文学形象“福尔摩斯”，这不仅标志着此形象文学意义上的不朽，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世界读者对它的需求，是从文学产生之日起任何文学形象所不能比拟的，这表明此文学样式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第一需求——生命原则；其二，它产生了一位被称作“侦探小说女王”的作家——阿加沙·克里斯蒂，她的作品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在一百零三个国家销售。如果考虑到《圣经》的销售依赖于悠久的宗教历史和庞大的教会系统作为背景的话，那么克里斯蒂恐怕就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了。不朽的形象、世界上最高的图书销售量，均是侦探小说领域创造的。当然，我们不能就此下结论说，侦探小说是最好的文学样式，但至少说它最受读者欢迎，极具文学魅力，总是不为过的。

自从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写下《莫格街谋杀案》后，侦探小说便以其曲折的情节，强烈的悬念，严谨的逻辑为表现手段，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显示出独有的魅力，在世

界文坛脱颖而出，从此在世界各国拥有广大的读者，成为世界文化中最活跃、最易沟通的文学形式，始终占据着国际图书市场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成为其他文学样式难以企及的畅销、常销的图书类型。究其原因，侦探小说强大的生命力无非是由它的内容和形式所定。首先侦探小说的巨大魅力，在内容上是与它审美上的主体意识被读者认可有关。一篇优秀的侦探小说，不管故事发生在何国何时，不论篇幅长短，它都不能缺少一位正面人物，这个正面人物继承的是世界文学传统里，如史诗、悲剧中的英雄原型。在这个带有英雄色彩的正面人物即侦探身上，寄托着人文精神对人类优点的描述，如正义、智慧、维护文明秩序，为法制生活中的失衡、偏颇而奋不顾身。他的主体性格应该是伸张正义，嫉恶如仇，尽忠职守，视死如归。正是这样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的文学角色，被创造者赋予的理想色彩，是人类在生存、繁衍、发展、进步、创建文明的过程中所必须发扬光大的。正如维尔·哈伦所说：“文学的主旋律是对人的肯定，和人性的张扬。”因为信仰、理想犹如阳光对于万物，是被人类自己肯定、歌颂的。因此它便具有了永久的魅力。这种理想色彩的魅力，满足着人类对英雄的崇拜，也就是人类对自己理想的肯定。与此同时，侦探小说是用故事的载体，反映着人类同自身毒瘤——犯罪的斗争，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不断反思。文明与犯罪，是人类进程中的双生子，而人类是必须要前进的，因此，形形色色的犯罪作斗争，则集中反映着正义与邪恶，文明与贪欲，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理想的坚定捍卫。在这种较量

中，文学的真谛得到阐述。从这个角度讲，侦探小说应在“智慧文学”前面加上“理想文学”。

其次，专家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能像侦探小说这样给读者提供多元的审美参与乐趣。它不仅诱动读者心理上、感情上、思想上的参与，还直接调动了读者逻辑上、思维上、判断上的参与。这使侦探小说完美地展示了游戏的文体本能，充分引发读者的好奇心与探秘心，为小说创造了一种使读者参与的趣味性，提供了一种崇尚智慧创作的方向。英国当代作家福斯特在他那本著名的《小说面面观》中为小说定义：“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一些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而好故事则是使读者悬疑不断逗引其好奇心的”，凡是看过侦探小说的读者都会知道，侦探小说因题材决定，天生就是好故事。福斯特进而说：“小说的较高级的技巧是情节，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在因果关系上”。他又说，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能力，而情节即是回答“为什么”的，“情节是小说的逻辑面，一本结构紧密的小说，其中必然事事相关因果关系，即使能力最强的读者也得等到小说结束，才能居高临下分辨出书中的千头万绪。”他强调说：“这就是小说中的奇诡或神秘成分使然——有人空泛的称作推理成份，这种神秘成份对情节的进展极为重要”。这几乎是给侦探小说情节艺术下定义，因为侦探小说作为设谜、解谜的强情节小说，既要遵守“事事相关的因果关系”，又要细致布局，逻辑严密。而福斯特认为的作家梅里狄斯能在情节上匠心独具，把某些东西秘而不宣，保持神秘，“读者没有智慧绝难欣赏的技巧，”又正是侦探小说在情节上的拿手好戏——

“悬念”。

悬念，是欣赏者对人物命运和故事发展的一种急切期待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由于持续性的疑虑不安而产生的期待心理”，在文艺学中则称为“在处理情节结构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引起欣赏者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关切的紧张心绪”。读者打开一部具有合理而巧妙悬念设置的侦探小说，犹如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他根据作者在开篇提供的种种蛛丝马迹，进入寻幽探秘，破谜解案的过程，直至真相大白，罪犯伏法的清朗结局，其中正是作者布置的扑朔迷离的悬念，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读者或紧张、或恐怖、或焦急、或期待，与书中的正面人物共同经受智慧、毅力、勇气的磨砺，从中获得一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精神满足。这也正是葛兰西说的：“人们在幻想着‘美丽的’‘有趣的’冒险，这种冒险应是自己个人不受约束的主动的精神的表现”。而这也正是侦探小说长盛不衰的魅力之一。

悬念还能给读者提供其它多层面的审美参与，随着悬念逐步解开，读者可以获得侦探小说含有的三个基本层面的答案，即“谁”（罪犯是谁）“如何”（怎样作案）“为什么”（犯罪动机），同时还可获得谜底揭开的欢愉，看到罪犯受到公正惩罚后道义上的快感。苏联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阿达莫夫认为这几种不同的审美参与，本来一部分是属于写事件的叙事小说给予的，一部分因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属于心理和社会性的“探索性小说”给予的，“如今二者能完美地融合在侦探小说里”。因此说，一篇优秀的侦探小说确是文学佳作，因为它可以承担起文学的多种审美功能。

侦探小说在中国最初是以“公案小说”和“清官戏”的面目出现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传文学和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而宋元话本公案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元杂剧《灰阑记》、《智斩鲁斋郎》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是当时中下层市民意识的产物。它们的情节奇巧曲折，而又真实可信；头绪繁多而又秩序井然；人物语言具有丰富的个性。此种艺术样式所特别重视的艺术技巧，如悬念、巧合、抖包袱等，运用得极其娴熟。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里，犯罪案情的描写，塑造罪犯的形象，写出他们复杂的性格，已经成为突出的现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世纪相交之时，中国众多学子出游列国，翻译小说骤然铺天而来。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估计，翻译作品多于创作，占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侦探小说则是翻译小说里最盛的一支。这批侦探小说先驱者中首推程小青（1893～1976 年），因他不仅翻译了白话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而且创造的《霍桑探索》一百余篇最受读者欢迎。他把国外的侦探小说形式正式引入中国文坛，而人物、情节、环境全是中国的。其文笔的流畅，叙事的简洁，分析推理的缜密，及霍桑鲜明的个性，又继承了中国公案小说的优秀传统。这种新的风格使中国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因此在中国他被称为“现代侦探小说之父”。和他同样具有桥梁作用的是荷兰人罗伯特·汉斯·梵·古里克（1910～1967），汉名高罗佩。因为喜爱中国公案小说，自己创作了一百三十万字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简称《狄公案》。他厚爱中华文

化，想用此书说明中国固有的公案传奇，在逻辑推理能力与犯罪心理学研究上远胜西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要比随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现代化优越得多。此书问世后在西方引起轰动，声誉极高，许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便从这里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侦探惊险小说依然受到读者的青睐。以《双铃马蹄表》、《无铃的马帮》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成为当时的健康读物，尤其受青少年的欢迎，显示着这类文学样式在趣味性中包含的教化功能，始终被国家认可。侦探小说在当代中国也创造了两个不平凡的数字：一是1981年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在中国图书市场销售量中，国外侦探小说的翻译作品占据了第一位；第二是1998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和《中华读书报》联合对少儿读物状况作的专项调查“孩子爱读哪些书”中，“侦探惊险类”占据了第一位。这两组数字清楚地表明，侦探小说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应该说，从19世纪末程小青一代把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到21世纪的今天，整整一百年的几代人都喜爱着它。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由中国法制文艺委员会牵头，全国十四家报刊及出版社联手，我们在1998年举行了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活动，力图繁荣当代侦探小说创作，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智慧文学”。与此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与总结，以便和世界侦探小说同行对话、沟通和交流。这次大赛征集了1949~1998年期间公开发表的，包括台港澳地区的侦探小说创作及翻译作品一千余部，最终评出包括十七部翻译作品的七十六部作

品为首届大赛的获奖作品。从作品的题材内容上看，以现实主义为宗旨，是我国现阶段侦探小说的主流，这使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一，大胆贴近生活，去表现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转轨变型期的人生百态。如海岩的《便衣警察》，王亚平的《刑警队长》、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等。

二，注重人物描写和性格塑造，展示人民卫士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尊严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和赤胆忠魂，如王亚平笔下的陈忠平，汤保华笔下的司徒川，李迪笔下的梁子，蓝玛笔下的桑楚，这些受到读者欢迎的形象，表明中国的福尔摩斯已经从文学中显现出来。

三，当代侦探小说还注重了对犯罪者的心理剖析，注重对人性的透视，如郑炳南《局中人》、修来荣《刑警的稳秘》、曹正文《紫色的诱惑》、陈铁军《激情杀人》、何家弘《疯女》等。

这次大赛第一次梳理了我国当代侦探小说创作状况，使我们看到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不仅数量多，题材宽，表现领域广阔，而且风格多样，初步形成了古典传统派、现代惊险派、社会问题派、心理分析派、强推理派、科幻侦探派、儿童侦探派等。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当代侦探小说创作正在走向成熟。

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独角兽文库》，即是选自这次大赛中的优秀作家作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权威性的侦探小说作品展示。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让读者比较全面的感受了解中国当代原创侦探小说的各种风格流派，我们尽可能

多地选择作家作品。本文库的六卷均是中短篇作品，包括以长篇获奖作家的中短篇作品，优秀的长篇作品则考虑另行结集。第六卷文后将附上全部获奖作品名录，以及大赛评委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以便于读者了解大赛全貌。

这套丛书被读者打开时，我们祝愿它绚丽的理性火花，去映照读者聪慧的性灵。中国当代侦探小说的繁荣与兴衰，就系于千万读者的关爱之中。

目 录

蓝盾保险箱	谢光宁 虞煜星(1)
沙城叠案	徐绍武(7 1)
复活的头骨	康焕龙(221)
白天鹅翅上的黑斑	鹿 陈(291)
蜂鸟行动	戴恒春(364)
扎龙谷	张 威(442)

蓝盾保险箱

谢光宁 虞煜星

一、坐小轿车报案的人

那是 1949 年春末，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古老的南京城虽已送走了严冬，却依然残留着几分寒意。

我在中原野战军军政大学结业后，随军南下，上午才向设在鸡鸣寺旁伪考试院内的市军管会公安部报到，当晚就参加刑警队值班，心里很有点激动。翻开值班簿，几天来的发案记录更使我触目惊心：“……三河粮船被抢……碑亭巷开罗饭店遭劫……飞贼夜闯宋家埂，杀害朱正玉全家……”

我回想起上午报到时赵副部长介绍的情况：国民党撤退时，不但留下大批潜伏特务，还大开牢门，从监狱里放出三千多名悍匪惯盗，妄想利用这些“出笼之虎”，在社会上制造混乱，给新生的人民政权施加压力。果然，南京解放后，盗匪就猖狂活动，各种案件接连不断。今夜又会有什么情况呢？我瞟了瞟桌上那三台墨绿色电话机，心头忐忑不安。

值班室内的另外两个人，却显然很平静。

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队长路宏，披一件军大衣，

正伏在桌上，拿着放大镜，仔细察看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首都街道详图》。听战士们说，这个浓眉锐目、言语不多的山东大汉，曾经是一名出色的侦察排长，张家口解放后做过一段城市保卫工作。不过，南京这样的大都市毕竟是新来乍到，瞧他全神贯注的样儿，真好像要把全城每一条街巷都印进自己的脑海。

相比之下，靠窗坐着的那个精瘦的矮个中年人，则显得悠闲多了。他裹着一件深灰色线呢大衣，手捧一杯浓茶，玳瑁眼镜搁在桌边，两眼眯细着，正似睡非睡地看着一张报纸。

听队长介绍，此人是留用的原首都警察厅的刑警，姓庞名查礼。这不中不西的名字，听着真有点儿别扭。

壁钟指向十点半，离戒严只有半个小时了，电话依然沉默着。我呵了呵手，松了松腰间带手枪的皮带。也许，第一次值班碰上个平静之夜……

“嘟嘟——”急促的轿车喇叭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会儿功夫，警卫战士带着一个人走进值班室。来人是个四十开外的瘦高个，白净面皮，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绉绸夹袍，衣襟上露出一段镀金表链，脚下胶靴沾满了烂泥。刚跨进门槛，就把礼帽按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长官，我是来报警的。刚才出了大事！强盗抢了大使馆，刺伤了大使。”口气很严重，但却说得有条有理。

“您请坐下，慢慢说！”队长站起来，指指桌前的椅子。我做好记录准备，全身神经都紧张起来。

南京解放后，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并没有立即撤走。来人便是前 E 国大使馆雇用的管事，名叫冷惠卿。他坐定后，咽了口唾沫，说道：

“今晚，我看完贵军文工团演的《白毛女》，从国民大会堂步行回使馆。走到门口，见大门敞开，客厅和楼上的灯都开着，不知出了什么事，我急忙进去，在门口几乎绊了一交，用手电一照，吓了一大跳，努尔提大使躺在门旁，身上尽是血。我去扶他，他挣扎着，手直指楼上。我赶紧上楼，救下被捆着的大使夫人和女佣金妹，又打开楼下小房间的门，放出司机马三——他头给砸破了。这时候，努尔提先生已昏迷过去。我想打电话报警，电话线又被剪断了。只好开小车先救人。到了鼓楼医院，我刚招呼护士把大使抬下车，夫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要我马上报案，还连声催促：‘快，快去，开车去！你知道，强盗抢走了什么啊?!’”

“是啊，抢走了什么？”此时的庞查礼，已戴上眼镜，点燃了香烟。

队长紧锁双眉倾听，急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

“我也不知道。不过，看夫人的神情，那东西……好像比大使的命还要紧嘞！”来人回答得很玄乎，我想，也许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吧。

队长合上本子，抖落大衣，虎地站起来，从墙上摘下强力电筒，命令道：“通知侦察、技术人员，马上去现场！”

二、梧桐树上的爪痕

我们迅速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幢深红色的双层花园楼房，后院的围墙有一丈多高。墙内有草坪，花坛，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桠伸展，几乎把房顶遮住。这里地处城西高级住宅区，周围除一些互不相

靠的公馆府邸外，很少居民住户，显得特别僻静。

据使馆人员提供，发案时间约在十点零五分，三个戴大口罩的男人突然闯进司机马三的宿舍，将他捆起来。然后逼女佣金妹叫开楼上努尔提夫人卧室房门，绑起两人，翻箱倒柜，抢走一些钱物和一只小保险箱。盗匪下楼逃跑时，被反扣在办公室里的努尔提撞门而出，奋力追赶，在搏斗中被刺伤。

“大门是谁最后锁上的？”队长习惯地紧锁双眉倾听看，提了一个问题。

“是我，”女佣金妹轻声回答。

这是个十八九岁、长相俊秀的姑娘，烫着短发，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她用苏北口音回答说：“每天晚上六点钟，大门由我亲自上锁，从来不误事的。”

现场勘查开始了。警犬吠叫着，手电的光柱在黑暗中闪耀。

昏昏欲睡的庞查礼，像换了个人。只见他目光炯炯，动作机敏地仔细察看着铁门、墙根、围墙顶端的电网……

在院内草地上发现一个黑布大口罩，又在大门外十五米处找到一把铝皮刀鞘。门窗没有撬痕，墙上没有挖洞，围墙顶端的电网完好无损。犯罪分子是怎样进来的呢？

“只有大门一条路！”我忍不住说出自己的看法。

“那大门又是怎样开的呢？”庞查礼一句话，把我问住了。他半自语地沉吟道：“除非是内外勾结，开门接应……”

队长默默地听着，想着，带领我们又走到院内。手电筒白亮的光圈，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扫来扫去。

在后院的梧桐树下，队长忽然停住了脚步。他俯身从地

上拾起一根手指粗的新鲜树枝，仔细看了看，对我们说：“你们看，已经长新叶了，今天的风是吹不断的。而断痕又很新鲜，这是怎么回事？”庞查礼疑惑地抬头看了看梧桐树，眼睛突然一亮，急忙拿来竹梯，猿猴似地爬上靠墙一根碗口粗的横生枝干，打开手电，照来照去。一会儿，他惊叫道：“快，快来看！”

队长和我爬上竹梯，循着电筒光，发现那根枝干上，有一团拳头大的梅花瓣似的印子，很像动物的爪痕，入木足有一公分深。

“这是啥玩艺儿？”队长问庞查礼，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回答。

此时的庞查礼，显得颇为得意，缓缓地爬下竹梯一步，拖长了声音说：“飞——狐——爪。”他在树下燃起一支烟，不急不忙地接着说：“这玩艺儿么……是江湖上‘迈高’——呃，就是翻墙越户的一手绝招：用长绳拴住一个特制的铜爪，把它隔墙扔去，扎在树枝或房檐上，就可以攀绳登高，飞身入墙。”

怪不得碰断了树枝！我好奇地问：“能使这家伙的人多吗？”

他摇摇头：“据伪首都警察厅掌握，南京码头上能使这玩艺儿的，顶多三、四个人。龙潭‘燕子飞’，半年前因分赃不均被同伙打死了；号称独脚大盗的‘满星月’，是从不与人合伙作案的；龚二狗子么，听说已带了个从良妓女回北方，像是洗手不干了。”

庞查礼如数家珍。我暗想：这人虽是留用人员，可情况熟悉，破这类案子还真能派上用场哩。